

第七十六回

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

话说沈尹戌去后，吴、楚夹汉水而军，相持数日。武城黑欲献媚于令尹，进言曰：“吴人舍舟从陆，违其所长，且又不识地理，司马已策其必败矣。今相持数日，不能渡江，其心已怠，宜速击之。”瓦之爱将史皇亦曰：“楚人爱令尹者少，爱司马者多，若司马引兵焚吴舟，塞隘道，则破吴之功，彼为第一也。令尹官高名重，屡次失利，今又以第一之功，让于司马，何以立于百僚之上？司马且代子为政矣。不如从武城将军之计，渡江决一胜负为上。”囊瓦惑其言，遂传令三军，俱渡汉水，至小别山列成阵势。史皇出兵挑战，孙武使先锋夫概迎之。夫概选勇士三百人，俱用坚木为大棒，一遇楚兵，没头没脑乱打将去，楚兵从未见此军形，措手不迭，被吴兵乱打一阵，史皇大败而走。囊瓦曰：“子令我渡江，今才交兵便败，何面目来见我？”史皇曰：“战不斩将，攻不擒王，非兵家大勇。今吴王大寨扎在大别山之下，不如今夜出其不意，往劫之，以建大功。”囊瓦从之。遂挑选精兵万人，披挂衔枚，从间道杀出大别山后，诸军得令，依计而行。

却说孙武闻夫概初战得胜，众皆相贺。武曰：“囊瓦乃斗筭之辈，贪功侥幸，今史皇小挫，未有亏损，今夜必来掩袭大寨，不可不备。”乃令夫概、专毅各引本部，伏于大别山之左右，但听哨角为号，方许杀出，使唐、蔡二君分两路接应。又令伍员引兵五千，抄出小别山，反劫囊瓦之寨，却使伯嚭接应。孙武又使公子山保护吴王，移屯于汉阴山，以避冲突，大寨虚设旌旗，留老弱数百守之。号令已毕。时当三鼓，囊瓦果引精兵，密从山后抄出，见大寨中寂然无备，发声喊，杀入军中，不见吴王，疑有埋伏，慌忙杀出，忽听得哨角齐鸣，专毅、夫概两军左右突出夹攻，囊瓦且战且走，三停兵士折了一停。才得走脱，又闻炮声大震，右有蔡侯，左有唐侯，两下截住。唐侯大叫：“还我肃霜马，免汝一死！”蔡侯又叫：“还我裘佩，饶汝一命！”囊瓦又羞又恼，又慌又怕，正在危急，却得武城黑引兵来，大

杀一阵，救出囊瓦。约行数里，一起守寨小军来报：“本营已被吴将伍员所劫，史将军大败，不知下落。”囊瓦心胆俱裂，引著败兵，连夜奔驰，直到柏举，方才驻足。

良久，史皇亦引残兵来到，余兵渐集，复立营寨。囊瓦曰：“孙武用兵，果有机变！不如弃寨逃归，请兵复战。”史皇曰：“令尹率大兵拒吴，若弃寨而归，吴兵一渡汉江，长驱入郢，令尹之罪何逃？不如尽力一战，便死于阵上，也留个香名于后！”囊瓦正在踌躇，忽报：“楚王又遣一军来接应。”囊瓦出寨迎接，乃大将蕩射也。射曰：“主上闻吴兵势大，恐令尹不能取胜，特遣小将带军一万，前来听命。”因问从前交战之事。囊瓦备细详述了一遍，面有惭色。蕩射曰：“若从沈司马之言，何至如此。今日之计，惟有深沟高垒，勿与吴战，等待司马兵到，然后合击。”囊瓦曰：“某因轻兵劫寨，所以反被其劫。若两阵相当，楚兵岂遽弱于吴哉！今将军初到，乘此锐气，宜决一死战。”蕩射不从。遂与囊瓦各自立营，名虽互为犄角，相去有十余里。囊瓦自恃爵高位尊，不敬蕩射，蕩射又欺囊瓦无能，不为之下，两边各怀异意，不肯和同商议。吴先锋夫概探知楚将不和，乃入见吴王曰：“囊瓦贪而不仁，素失人心。蕩射虽来赴援，不遵约束。三军皆无斗志，若追而击之，可必全胜。”阖闾不许。夫概退曰：“君行其令，臣行其志，吾将独往，若幸破楚军，郢都可入也。”晨起，率本部兵五千，竟奔囊瓦之营。孙武闻之，急调伍员引兵接应。

却说夫概打入囊瓦大寨，瓦全不准备，营中大乱。武城黑舍命敌住。瓦不及乘车，步出寨后，左胛已中一箭，却得史皇率本部兵到，以车载之，谓瓦曰：“令尹可自方便，小将当死于此！”囊瓦卸下袍甲，乘车疾走，不敢回郢，竟奔郑国逃难去了。髯翁有诗云：

披裘佩玉贺名驹，只道千年住郢都。

兵败一身逃难去，好教万口笑贪夫。

伍员兵到，史皇恐其追逐囊瓦，乃提戟引本部杀入吴军，左冲右突，杀死吴兵将二百余人。楚兵死伤，数亦相当，史皇身被重伤而死。武城黑战夫概不退，亦被夫概斩之。蕩射之子蕩延，闻前营有失，报知其父，欲提兵往救，蕩射不许，自立营前弹压，令军中：“乱动者斩！”囊瓦败军皆归于蕩射，点视尚有万余，合成一军，军势复振。蕩射曰：“吴军乘胜掩至，不可当也。及其未至，整队而行，退至郢都，再作区处。”乃令大军拔寨都起，蕩延先行，蕩射亲自断后。夫概探得蕩射移营，尾其后追之，及于清发，楚兵方收集船只，将谋渡江。吴兵便欲上前奋击，夫概止之曰：“困兽犹斗，况人乎？若逼之太急，将致死力，不如暂且驻兵，待其

半渡，然后击之。已渡者得免，未渡者争先，谁肯死斗？胜之必矣！”乃退二十里安营。中军孙武等俱到，闻夫概之言，人人称善，阖闾谓伍员曰：“寡人有弟如此，何患郢都不入。”伍员曰：“臣闻被离曾相夫概，言其毫毛倒生，必有背国叛主之事，虽则英勇，不可专任。”阖闾不以为然。

再说蘧射闻吴兵来追，方欲列阵拒敌；又闻其复退，喜曰：“固知吴人怯，不敢穷追也。”乃下令五鼓饱食，一齐渡江，刚刚渡及十分之三，夫概兵到，楚军争渡大乱。蘧射禁止不住，只得乘车疾走，军士未渡者，都随著主将乱窜，吴军从后掩杀，掠取旗鼓戈甲无数。孙武命唐、蔡二君各引本国军将，夺取渡江船只，沿江一路接应。蘧射奔至雍澁，将卒饥困，不能奔走，所喜追兵已远，暂且停留，埋锅造饭。饭才熟，吴兵又到，楚兵将不及下咽，弃食而走，留下现成熟饭，反与吴兵受用。吴兵饱食，复尽力追逐，楚兵自相践踏，死者更多。蘧射车蹶，被夫概一戟刺死，其子蘧延亦被吴兵围住，延奋勇冲突，不能得出。忽闻东北角喊声大振，蘧延曰：“吴又有兵到，吾命休矣！”

原来那枝兵，却是左司马沈尹戌行至新息，得囊瓦兵败之信，遂从旧路退回，却好在雍澁遇著吴兵围住蘧延。戌遂将部下万人，分作三路杀入。夫概恃其屡胜，不以为意，忽见楚三路进兵，正不知多少军马，没抵敌一头处，遂解围而走。沈尹戌大杀一阵，吴兵死者千余人，沈尹戌正欲追杀，吴王阖闾大军已到，两下扎营相拒。沈尹戌谓其家臣吴句卑曰：“令尹贪功，使吾计不遂，天也！今敌患已深，明日吾当决一死战。幸而胜，兵不及郢，楚国之福，万一战败，以首托汝，勿为吴人所得。”又谓蘧延曰：“汝父已歿于敌，汝不可以再死，宜亟归，传语子西，为保郢计。”蘧延下拜曰：“愿司马驱除东寇，早建大功！”垂泪而别。明旦，两下列阵交锋。沈尹戌平昔抚士有方，军卒用命，无不尽力死斗。夫概虽勇，不能取胜，看看欲败，孙武引大军杀来，右有伍员、蔡侯；左有伯嚭、唐侯，强弓劲弩在前，短兵在后，直冲入楚军，杀得七零八落。戌死命杀出重围，身中数箭，僵卧车中，不能复战，乃呼吴句卑曰：“吾无用矣！汝可速取吾首，去见楚王！”句卑犹不忍，戌尽力大喝一声，遂瞑目不视。句卑不得已，用剑断其首，解裳裹而怀之，复掘土掩盖其尸，奔回郢都去了。吴兵遂长驱而进。史官有赞云：

楚谋不臧，贼贤升佞，伍族既捐，郤宗复尽。表表沈尹，一木支厦，操敌掌中，败于贪瓦。功隳身亡，凌霜暴日，天祐忠臣，归元于国。

话说蘧延先归，见了昭王，哭诉囊瓦败奔，其父被杀之事。昭王大惊，急召子西、子期等商议，再欲出军接应，随后吴句卑亦到，呈上沈尹戌之首，备述兵

败之由：“皆因令尹不用司马之计，以至如此。”昭王痛哭曰：“孤不能早用司马，孤之罪也。”因大骂囊瓦：“误国奸臣，偷生于世，犬豕不食其肉！”句卑曰：“吴兵日逼，大王须早定保郢之计。”昭王一面召沈诸梁领回父首，厚给葬具，封诸梁为叶公；一面议弃城西走。子西号哭谏曰：“社稷陵寝尽在郢都，王若弃去，不可复入矣。”昭王曰：“所恃江汉为险，今已失其险，吴师旦夕将至，安能束手受擒乎？”子期奏曰：“城中壮丁，尚有数万，王可悉出宫中粟帛，激励将士，固守城堞。遣使四出，往汉东诸国，令合兵入援。吴人深入我境，粮饷不继，岂能久哉？”昭王曰：“吴因粮于我，何患乏食？晋人一呼，顿、胡皆往，吴兵东下，唐、蔡为导，楚之宇下，尽已离心，不可恃也。”子西又曰：“臣等悉师拒敌，战而不胜，走犹未晚。”昭王曰：“国家存亡，皆在二兄，当行则行，寡人不能与谋矣。”言罢，含泪入宫。子西与子期计议，使大将斗巢引兵五千，助守麦城，以防北路；大将宋木，引兵五千，助守纪南城，以防西北路；子西自引精兵一万，营于鲁沔江，以扼东渡之路；惟西路川江，南路湘江，俱是楚地，地方险远，非吴入楚之道，不必置备。子期督令王孙繇於、王孙圉、鍾建、申包胥等，在内巡城，十分严紧。

再说吴王阖闾聚集诸将，问入郢之期。伍员进曰：“楚虽屡败，然郢都全盛，且三城联络，未易拔也。西去鲁沔江，乃入楚之径路，必有重兵把守。必须从北打大宽转，分军为三：一军攻麦城，一军攻纪南城，大王率大军直捣郢都，彼疾雷不及掩耳，顾此失彼，二城若破，郢不守矣。”孙武曰：“子胥之计甚善！”乃使伍员同公子山引兵一万，蔡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麦城；孙武同夫概引兵一万，唐侯以本国之师助之，去攻纪南城；阖闾同伯嚭等，引大军攻郢城。

且说伍员东行数日，谍者报：“此去麦城，止一舍之远，有大将斗巢引兵守把。”员命屯住军马，换了微服，小卒二人跟随，步出营外，相度地形。来至一村，见村人方牵驴磨麦，其人以捶击驴，驴走磨转，麦屑纷纷而下。员忽悟曰：“吾知所以破麦城矣！”当下回营，暗传号令：“每军士一名，要布袋一个；内皆盛土；又要草一束，明日五鼓交割，如无者斩！”至次日五更，又传一令：“每车要带乱石若干，如无者斩！”比及天明，分军为二队：蔡侯率一队往麦城之东，公子乾率一队往麦城之西，吩咐各将所带石土、草束筑成小城，以当营垒。员身自规度，督率军士用力，须臾而就。东城狭长，以象驴形，名曰“驴城”；西城正圆，以象磨形，名曰“磨城”。蔡侯不解其意。员笑曰：“东驴西磨，何患‘麦’之不下耶？”斗巢在麦城闻知吴兵东西筑城，急忙引兵来争，谁知二城已立，屹如坚垒。斗巢先至东城，城上旌旗布满，铙声不绝。斗巢大怒，便欲攻城。只见辕门开处，一员少年将军引兵出战，斗巢问其姓名，答曰：“吾乃蔡侯少子姬乾也。”斗巢曰：“孺

子非吾敌手！伍子胥安在？”姬乾曰：“已取汝麦城去矣！”斗巢愈怒，挺著长戟，直取姬乾，姬乾奋戈相迎，两下交锋，约二十余合，忽有哨马飞报：“今有吴兵攻打麦城，望将军速回！”斗巢恐巢穴有失，急鸣金收军，军伍已乱，姬乾乘势掩杀一阵，不敢穷追而返。

斗巢回至麦城，正遇伍员指挥军马围城，斗巢横戈拱手曰：“子胥别来无恙？足下先世之冤，皆由无极，今谗人已诛，足下无冤可报矣。宗国三世之恩，足下岂忘之乎？”员对曰：“吾先人有大功于楚，楚王不念，冤杀父兄，又欲绝吾之命，幸蒙天祐，得脱于难。怀之十九年，乃有今日。子如相谅，速速远避，勿撻吾锋，可以相全。”斗巢大骂：“背主之贼！避汝不算好汉！”便挺戟来战伍员，员亦持戟相迎。略战数合，伍员曰：“汝已疲劳，放汝入城，明日再战。”斗巢曰：“来日决个死敌！”两下各自收军。城上看见自家人马，开门接应入城去了。至夜半，忽然城上发起喊来，报道：“吴兵已入城矣！”原来伍员军中多有楚国降卒，故意放斗巢入城，却教降卒数人，一样妆束，杂在楚兵队里混入，伏于僻处，夜半于城上放下长索，吊上吴军。比及知觉，城上吴军已有百余，齐声呐喊，城外大军应之，守城军士乱窜，斗巢禁约不住，只得乘輶车出走。伍员也不追赶，得了麦城，遣人至吴王处报捷。潜渊有诗云：

西磨东驴下麦城，偶因触目得功成。

子胥智勇真无敌，立见荆蛮右臂倾！

话说孙武引兵过虎牙山，转入当阳阪，望见漳江在北，水势滔滔，纪南地势低下，西有赤湖，湖水通纪南及郢都城下。武看在肚里，心生一计，命军士屯于高阜之处，各备畚鍤，限一夜之间，要掘开深壕一道，引漳江之水，通于赤湖，却筑起长堤，坝住江水。那水进无所泄，平地高起二三丈，又遇冬月，西风大发，即时灌入纪南城中。守将宋木只道江涨，驱城中百姓奔郢都避水，那水势浩大，连郢都城下，一望如江湖了。孙武使人于山上砍竹造筏，吴军乘筏薄城，城中方知此水乃吴人决漳江所致，众心惶惧，各自逃生。楚王知郢都难守，急使箴尹固具舟西门，取其爱妹季芊，一同登舟。子期在城上，正欲督率军士捍水，闻楚王已行，只得同百官出城保驾，单单走出一身，不复顾其家室矣。郢都无主，不攻自破。史官有诗云：

虎踞方城阻汉川，吴兵迅扫若飞烟。

忠良弃尽谗贪售，不怕隆城高入天。

孙武遂奉阖闾入郢都城，即使人掘开水坝，放水归江，合兵以守四郊，伍员亦自麦城来见。阖闾升楚王之殿，百官拜贺已毕，然后唐、蔡二君亦入朝致词称庆。

阖闾大喜，置酒高会。是晚，阖闾宿于楚王之宫，左右得楚王夫人以进。阖闾欲使侍寝，意犹未决，伍员曰：“国尚有之，况其妻乎？”王乃留宿，淫其妾媵殆遍。左右或言：“楚王之母伯嬴，乃太子建之妻，平王以其美而夺之，今其齿尚少，色未衰也。”阖闾心动，使人召之，伯嬴不出。阖闾怒，命左右：“牵来见寡人。”伯嬴闭户，以剑击户而言曰：“妾闻诸侯者，一国之教也。礼，男女居不同席，食不共器，所以示别。今君王弃其表仪，以淫乱闻于国人，未亡人宁伏剑而死，不敢承命。”阖闾大惭，乃谢曰：“寡人敬慕夫人，愿识颜色，敢及乱乎？夫人休矣。”使其旧侍为之守户，诫从人不得妄入。

伍员求楚昭王不得，乃使孙武、伯嚭等，亦分据诸大夫之室，淫其妻妾以辱之。唐侯、蔡侯同公子山往搜囊瓦之家，裘佩尚依然在笥，肃霜马亦在厩中，二君各取其物，俱转献于吴王，其他宝货金帛，充牣室中，恣左右运取，狼藉道路。囊瓦一生贪贿，何曾受用？公子山欲取囊瓦夫人，夫概至，逐山而自取之。是时君臣宣淫，男女无别，郢都城中，几于兽群而禽聚矣。髯翁有诗云：

行淫不避楚君臣，但快私心渎大伦。

只有伯嬴持晚节，清风一线未亡人。

伍员言于吴王，欲将楚宗庙尽行拆毁，孙武进曰：“兵以义动，方为有名。平王废太子建而立秦女之子，任用谗贪，内戮忠良，而外行暴于诸侯，是以吴得至此。今楚都已破，宜召太子建之子半胜，立之为君，使主宗庙，以更昭王之位。楚怜故太子无辜，必然相安，而胜怀吴德，世世贡献不绝。王虽赦楚，犹得楚也。如此，则名实俱全矣！”阖闾贪于灭楚，遂不听孙武之言，乃焚毁其宗庙，唐、蔡二君各辞归本国去讫。阖闾复置酒章华之台，大宴群臣，乐工奏乐，群臣皆喜，惟伍员痛哭不已。阖闾曰：“卿报楚之志已酬矣，又何悲乎？”员含泪而对曰：“平王已死，楚王复逃，臣父兄之仇，尚未报万分之一也。”阖闾曰：“卿欲何如？”员对曰：“乞大王许臣掘平王之冢墓，开棺斩首，方可泄臣之恨。”阖闾曰：“卿为德于寡人多矣，寡人何爱于枯骨，不以慰卿之私耶？”遂许之。伍员访知平王之墓，在东门外地方室丙庄寥台湖，乃引本部兵往。但见平原衰草，湖水茫茫，并不知墓之所在，使人四下搜觅，亦无踪影。伍员乃捶胸向天而号曰：“天乎，天乎！不令我报父兄之怨乎？”忽有老父至前，揖而问曰：“将军欲得平王之冢何故？”员曰：“平王弃子夺媳，杀忠任佞，灭吾宗族，吾生不能加兵其颈，死亦当戮其尸，以报父兄于地下。”老父曰：“平王自知多怨，恐人发掘其墓，故葬于湖中，将军必欲得棺，须涸湖水而求之，乃可见也。”因登寥台，指示其处。员使善没之士，入水求之，于台东果得石椁。乃令军士各负沙一囊，堆积墓旁，壅住流水；然后凿开

石椁，得一棺甚重，发之，内惟衣冠及精铁数百斤而已。老叟曰：“此疑棺也，真棺尚在其下。”更去石板下层，果然有一棺。员令毁棺，拽出其尸，验之，果楚平王之身也。用水银殓过，肌肉不变。员一见其尸，怨气冲天，手持九节铜鞭，鞭之三百，肉烂骨折，于是左足践其腹，右手抉其目，数之曰：“汝生时枉有目珠，不辨忠佞，听信谗言，杀吾父兄，岂不冤哉！”遂断平王之头，毁其衣衾棺木，同骸骨弃于原野。髯翁有赞云：

怨不可积，冤不可极。极冤无君长，积怨无存殁。匹夫逃死，僇及朽骨。泪血洒鞭，怨气昏日。孝意夺忠，家仇及国。烈哉子胥，千古犹为之饮泣！

伍员既挞平王之尸，问老叟曰：“子何以知平王葬处及其棺木之诈？”老叟曰：“吾非他人，乃石工也。昔平王令吾石工五十余人，砌造疑冢，恐吾等泄漏其机，冢成之后，将诸工尽杀冢内，独老汉私逃得免。今日感将军孝心诚切，特来指明，亦为五十余冤鬼，稍偿其恨耳。”员乃取金帛厚酬老叟而去。

再说楚昭王乘舟西涉沮水，又转而南渡大江，入于云中。有草寇数百人，夜劫昭王之舟，以戈击昭王。时王孙繇于在旁，以背蔽王，大喝曰：“此楚王也，汝欲何为？”言未毕，戈中其肩，流血及踵，昏倒于地。寇曰：“吾辈但知有财帛，不知有王！且令尹大臣尚且贪贿，况小民乎？”乃大搜舟中金帛宝货之类。箴尹固急扶昭王登岸避之。昭王呼曰：“谁为我护持爱妹，勿令有伤！”下大夫鍾建背负季芊，以从王于岸。回顾群盗放火焚舟，乃夜走数里。至明旦，子期同宋木、斗辛、斗巢陆续踪迹而至。斗辛曰：“臣家在郢，去此不及四十里，吾王且勉强到彼，再作区处。”少顷，王孙繇于亦至，昭王惊问曰：“子负重伤，何以得免？”繇于曰：“臣负痛不能起，火及臣身，忽若有人推臣上岸，昏迷中闻其语曰：‘吾乃楚之故令尹孙叔敖也。传语吾王，吴师不久自退，社稷绵远。’因以药敷臣之肩，醒来时血止痛定，故能及此。”昭王曰：“孙叔产于云中，其灵不泯。”相与嗟叹不已。斗巢出干糒同食，箴尹固解匏瓢汲水以进。昭王使斗辛觅舟于成臼之津，辛望见一舟东来，载有妻小，察之，乃大夫蓝尹亹也。辛呼曰：“王在此，可以载之。”蓝尹亹曰：“亡国之君，吾何载焉！”竟去不顾。斗辛伺候良久，复得渔舟，解衣以授之，才肯舫舟拢岸。王遂与季芊同渡，得达郢邑。

斗辛之仲弟斗怀，闻王至出迎。辛令治饌，斗怀进食，屡以目视昭王，斗辛疑之，乃与季弟巢亲侍王寝。至夜半，闻淬刀声，斗辛开门出看，乃斗怀也，手执霜刃，怒气勃勃。辛曰：“弟淬刃欲何为乎？”怀曰：“欲弑王耳！”辛曰：“汝何故生此逆心？”怀曰：“昔吾父忠于平王，平王听费无极谗言而杀之，平王杀我父，

我杀平王之子，以报其仇，有何不可。”辛怒骂曰：“君犹天也，天降祸于人，人敢仇乎？”怀曰：“王在国，则为君，今失国，则为仇，见仇不杀，非人也。”辛曰：“古者，怨不及嗣。王又悔前人之失，录用我兄弟，今乘其危而弑之，天理不容。汝若萌此意，吾先斩汝！”斗怀挟刃出门而去，恨恨不已。昭王闻户外叱喝之声，披衣起窃听，备闻其故，遂不肯留郢。斗辛、斗巢与子期商议，遂奉王北奔随国。

却说子西在鲁湫江把守，闻郢都已破，昭王出奔，恐国人遣散，乃服王服，乘王舆，自称楚王，立国于脾泄，以安人心。百姓避吴乱者，依之以居。已而闻王在随，晓谕百姓，使知王之所在，然后至随，与王相从。伍员终以不得楚昭王为恨，言于阖闾曰：“楚王未得，楚未可灭也。臣愿率一军西渡，踪迹昏君，执之以归。”阖闾许之。伍员一路追寻，闻楚王在随，竟往随国，致书随君，要索取楚王。毕竟楚王如何得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